

兩

朝

憲

章

錄

兩朝憲章錄卷之四

汝寧府光州儒學臣吳鼎編述

嘉靖七年戊子春正月甲戌朔 乙亥日重聖生理右有

戟又白虹彌天 巳卯 上見兵部尚書李承勛班在張

璉桂萼之上意頗不悅大學士楊一清因請量加二臣一

品使與承勛相等 上乃悅 辛卯大學士楊一清等言

伏聞 皇上每晨拜天於宮中臣切謂 上帝至尊故凡

大祀必齋戒乃敢對越若宮寢之中原非祀天之所每旦

拜祝似煩且襲此禮考之古典 祖訓皆所不載惟 英

宗復位每日五更初即起拜天然亦自述勤誠之意未嘗

著為令也。今事不師古，請已之。上曰：朕不安於心已久，以後不必再行。

臣按：上帝至尊，古帝王重之，故郊壇之祭，凡時日品物皆有定額，禮謂不䟽不數是也。若每晨拜禱，近於數矣。楊一清言方脫口而世廟即止而不行，豈獨尊天哉？蓋亦以尊君也。乃臣庶之分，視帝王何啻霄壤，而輒供獻于家，以求福利，是帝主之不敢者，而臣庶乃敢之也。則其為罪不深，且重乎？多見其愚冥也已。

丙申大學士楊一清言：處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

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為最便耳。必自今未為定制，凡關中
益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造儲銀兩，除量留以備凶歲，折
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衆矣。
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欲
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衛所軍
戶，不然亦可仿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
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迺徵其稅。屯政修舉
之時，牛具種子皆為官物，屯地埋沒者聽人首告，官乘
者諭令吐還，管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剋者罰無
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若徒以清查催納為名而無實心

經理之方恐于邊備終無益也 上令擬議條例以聞仍

勅王憲劉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

臣按鹽自為鹽屯自為屯則邊計之廢亦已久矣惟

若一清之議鹽與屯相與表裏則實邊之計無踰于

此召商開中誠善策也然本土無所雜買而徒輸內

地之粟其為力也勞其為費也廣商人筭計多寡誰

願為之惟于商之上納苟從其輕而又于邊之屯種

稍有所積則為商者或運於內地或糴于邊方各有

所利則開中自廢國初之法便自可復不然如漢之

贖罪拜爵納粟入邊亦一策也然行之終未見有成

效豈不得其人而然耶

丁酉大學士楊一清言京營將領多係勲臣世胄膏粱統
袴之輩宜依弘治間劉大夏所議化邊將曾經戰陣偶坐
事居閒者悉取來京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且古
之用將者智勇廉貪皆可兼使不以一青廢上納其言

二月丁未兵科給事中陶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內地固
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為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
靈州一帶地方最為虜衝地勢平行無險可恃邊墻低薄
壕塹淺隘虜每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
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涉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增

築高原事已就緒會本官去任僅四十里而止迄今議者
多言邊塞風沙板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
年屹立如故則斯言繆妄可知須如當時原議固守之策
莫先于此 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作之勿靳費

丁巳 上製忠靜冠服 庚申命工部建敬一亭於翰林

院錫御製敬一箴五箴註乃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儒學

一體摹刻立石 己卯詔儒臣重校大明會典訂正繆誤

增入續定事例 乙亥提督南懋都御史汪鋐奏是年元

日甘露降于福建長泰龍溪等縣 上賜鋐白金文幣

四月甲寅詹事霍詒言臣先辭日講欲以餘力撰述古今

治亂以為聖學之取。今甫閱八月，修輯未備，仍乞辭免。新命庶得專力以成初志。五月壬午，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上深嘉之。丁酉，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關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都御史劉天和會甘肅撫臣酌處本拆，兼收庶人情樂從，而邊儲有賴。上從之。六月辛丑，明倫大典書成，進呈。上親製序文，命宣付史局刊行天下。番夷牙木蘭帖木哥土巴率衆內附。上以夷情重大，令尚書王瓊親詣甘肅會守臣悉計以聞。癸卯，勅定議。

禮諸臣之罪以楊廷和為罪之魁革職為民自毛澄以下
罪各有差 己巳御史吳仲即中何棟策開濬通惠河成
因䟽五事一時䟽濬以通運道二專委任以責成效三復
舊額以給官夫四改閘坐以防水患五處剝船以便糧運
上嘉其勲勞命查驗行賞所條事宜悉從之 甲寅禮

部上追 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 恭穆獻皇帝尊謚

章聖皇太后尊號 丁巳翰林院侍讀學士訢誥上所撰
通鑑綱目前編圖書管見太極圖論詔留覽 七月庚寅
刑部尚書胡世寧薦詹事霍韜䟽言韜之為人薦賢如不
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儷宜特授以都御史仍

兼詹事御惟專以論思繩糾為職凡事于君德朝政有所
缺漏及大寮之中有衰病不職姦慢不忠者指實上聞則
朝廷有直臣天下無過舉矣疏入上嘉世寧舉賢之意
優詔答之南京吏部右侍郎湛若水進所撰聖學格物
通一百通上以其書留覽戊戌大學士張璁言近奉

皇上御書文札諭臣等者臣懼日久散逸宜命官編摩昔
唐學士吳兢有貞觀政要國初有洪武聖政記楊士奇有
三朝聖諭錄是編宜名為嘉靖政要上曰古有左史右
史之官歷代因之我聖祖創翰林之職亦有編修修撰
之官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夫史之可否一出於公非公

則鬼神亦察之翌日遂降旨報允 八月庚子工部右侍
郎兼左僉都御史潘希曾上治河疏其畧曰河之大而要
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
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二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夫
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
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於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
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
下東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茫無畔岸决堤塞沙大為
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水米登沙雖挑而復淤堤雖築而
復决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

勅都御史潘瓊亟為疏濬 上嘉其議從之 甲子大學

士楊一清言與張璁有隙請乞休致 上言璁自伐其能

恃朕所寵而一清不足介意慰之 九月庚午罷總督河

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管河郎中柯惟熊應期議開新河初

惟熊贊之甚力人頗怨讟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

止保其終事惟熊復甚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

任事欲急于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

餘年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 甲戌新建伯王守

仁督兵討廣西諸寨賊悉平之 辛卯泰和伯陳嵩言以

中宮 皇后有疾乞容婁奠民入宮視疾 上以其疏示

輔臣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假以視病為言多有
窺伺朝廷者在彼為得計在君為墮計 皇后作配朕宮
良醫妙藥豈無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得娛朕不
敢徇私以縱外戚深入蓋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 十
月丁未皇后陳氏崩 閏十月己丑故太子太保工部尚
書李鏞卒贈太保謚恭敏 丁酉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
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刑部尚書胡世寧因
推廣 上意為䟽解上之 上嘉納焉 戊戌 上與大
學士張璉議冊立中宮事璉以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
不宜久虛 上報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

不可不慎擇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久惡之婦所專主而日夜言之 聖母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卿等密與同官議來 乙巳故國子祭酒曾鐸卒鐸湖廣景陵人嘗奉使夷邦却金珠之饋及在告絕跡公門日與後進之士講究經義甚臣交章薦之不起祭之日貧不能葬巡撫為請于朝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謚 上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有司治葬賜謚文恪後不為例

臣按四品無祭葬贈謚例也所以限資格也 世宗特與曾鐸之葬謚非例也所以崇清節也 例行則天

下無踰分之望而例外間一舉之則天下起庶頑之思是舉也蓋有關於風教多矣

丙子 上諭戶部曰近因大同巡撫官奏報稱糧草缺乏已命發銀二十萬兩給之朕因思遼東宣府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俱係邊方虜情叵測若糧草不足人馬疲敝緩急其何所恃凡此邊民皆我祖宗赤子豈可不加恤取戶部行各巡撫倉場查實在之數具聞有告匱者即為議補若視常遷延以致人心嗟怨邊備廢弛責有所歸 壬子 內官監供用庫監收白糧私造大斗需索百端悉一石倍輸二三石解戶苦之戶科給事中張經以狀聞得旨每石

加耗一斗不許分外科收今後司禮監定委公正官監收仍聽巡視十庫科道官嚴加訪察具實參奏

臣按監收白糧加耗一斗旨凡三下矣而倍輸者如故此巡視科道所以不容不設與

丙寅冊立順妃張氏為皇后 十二月戊寅初御史朱觀言光祿寺給養鷹犬蟲蟻諸物日費菽粟肉食請一切減省 上命各覈實以聞至是上其數 上曰鷹犬蟲蟻等俱是無用之物徒費給養所司量留可用者餘悉縱遣之

丁亥以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脚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故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一

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

嘉靖八年己丑春正月丙午朔 丁未侍講學士許誥陳

四事一謂河圖洛書萬世文字之祖宜同五經四書進講

一謂孔門授受專在治情後世倡為靜坐養性之說自今

講筵請無及此一謂各疏註解互有得失宜令儒臣直陳

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反畧聖經一謂進講

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 上嘉納之 丙

辰特災異數見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元旦大風晝晦

上令輔臣楊一清條畫弭災急務一清等陳四事一曰

恤民窮二曰修武備三曰惜人才四曰飭言官 上已報

旨一清等復上密疏溥恩澤寬謫戍二事陰為議禮言事
諸臣乞恩寬宥上不允丁巳大學士石瑄卒瑄正直

燕靖居官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士論重之至是卒謚文隱

壬戌右中允廖道南應詔陳言昔太祖高皇帝令天

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奏聞一念敬畏上格皇天而敬

畏之實約有四事一曰任大臣如諭六部以允執厥中諭

中書省以振舉大綱是也二曰崇儒術如諭朱善以常持

此心至公無私諭秦裕伯以聖人之學以天為準是也三

曰重守令如諭來朝官以約已利人諭侍臣以治民猶治

水是也四曰擇將帥如謂擇將當兼用識謀仁勇備邊常

南齊書卷之九
九
光州胡維慶助

存戒心是也 上嘉納之 二月壬辰新建伯王守仁因

病篤離任道死南安守仁方畝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情

有可原乞從寬宥 上意以擅離重地非大臣事君之道

况學術事功多有可議會官詳定禮科給事中周迥上疏

救之調外任 癸酉以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吏部會議王守仁功罪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

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

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為之

辯護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天聰幾于無忌

憚矣若夫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國家之

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守仁放言。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于宸濠之變。伏羲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始令終身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于非聖者。重治不饒。

鄧球

正統

已巳于肅愍有社稷功。至今人稱不置。

若王文成當宸濠變起。奸人交通之際。倉卒問表。及請兵。稍不及事。即貽生靈重感。視于公司本兵。又為主上所親信。事體既不侔矣。然而文成智以料賊謀。以出奇不決旬而蕩平之功。不在肅愍下。而時勢視肅愍更難。彼肅愍先以冤死。而後始得伸。今文成得

拜封爵尋以忌者沮之至于削奪豈不同乎若夫標
致良知三字聚徒談學詆朱尊陸彼自謂得不傳之
真學矣不知濂洛關閩諸書國家以此造士為士者
朝誦夕玩將聖賢言語體驗身心而力行之即可希
聖希賢若古本若則言若傳習豈復有加于朱儒哉
臣按守仁勳業粹乎無容議矣至其詆程朱而宗佛
老則和正之辨乃在于此吏部會議功罪昭彰甚明
故世廟亦以為詆毀先儒壞人心術仍欲榜諭天
下此其扶正而闢邪有功于吾道也甚大然未及四
十餘年輒為流說所惑從祀孔廷豈徒操戈於程朱

之門抑亦伏謁於老佛之梵矣。若曰精於玄釋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又何死於南安乎？噫，與其離任而死，孰若死于官，即猶免擅離之罪哉。

丁丑湖廣襄陽府大飢，巡按張鏞繪飢民畝以獻，詞甚愴切。上覽錄，畝感動，命所司多方處分，使民沾實惠。戊

寅，上以災傷變異，欲親往虔祈，尚書方獻夫以禮儀宜

從簡約以答天戒。丙寅，十三道御史穆相筭以災異陳

八事，其中二事為宥狂直、清宮禁大畧，言先年得罪諸臣

程啓充等，其生者間閔荒徼懲創已深，死者枯腐重原，沒

齒含痛，宜以時收錄。後宮女謁太多，陰氣鬱結，亦足以致

災宜如貞觀故事大出宮女 上以其事閔君德留中自

裁其六事命該部議行 戊子鉅野王府輔國將軍當演

以父子應支祿米賑濟封內飢民且勸 上以祖宗為法

以國本為重裁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疏入 上嘉其意

在恤民且以節儉獻規特降勅褒之不聽辭祿 三月

庚子廣東食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

錢稍貧之民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鹽粥疾病貧

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

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與上

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遺
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像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
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皆參酌古法體悉民情 上
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

臣按希元之疏可謂詳且密矣然二難之中尤難于
得人使監司不得其人則守令必無賑濟之實守令
不得其人則推委必無均平之方昔司馬光因遣使
賑濟以為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如州
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富弼
為青州凡官吏待缺等屠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

虞選老弱病瘠者廩之有勞則書之約他日奏請受
賞夫監司係于銓部誠不容不擇矣而守令其奚以
擇之丘濬欲于所部之中或有致仕閑住及待選依
親等項官吏為鄉人所信服者俾其各就所在因人
給散官不遥制庶幾吏胥不乘飢而恣其侵尅飢民
得實惠而免于死亡矣嗚呼人既得則戶可審而三
便六急之類不可以振舉耶

兵部左侍郎王廷相言邇來各省歲飢民皆相食 皇上
命虛郡國倉廩以賑之而猶不足者以備之不豫故也備
之之政莫過于古之義倉臣嘗倣其遺意參較之若立義

倉於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糧旬日待斃非政之善者
臣以為宜貯之里社定為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為
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
德者為社長能善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
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
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
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因是而復寓保甲以弭盜鄉約
以敦俗一法立而三善具矣 上曰此備荒要務其如議

臣按迺相此議即隋長孫平義倉之說也每秋令民
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有差今第上中下戶捐數

多寡各貯于倉是也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
年今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能會計者副之是也
胡寅曰賑飢莫要于近其人正謂設義倉于州縣惟
近于城廩力能自達之人可耳若居之遠者安能扶
老携幼越百里以就命合之廩乎今貯之當社者是
也然釋長匪人欲聽其所為則懼其徇私以害公欲
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官
府者然則將遂已乎在擇其社長云耳果社長有德
一一公平則貧民自可受惠不然輸之當社不免侵漁
併之有司費亦不貲無一可者故曰得人為要

丙午 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慎 甲寅賜進士羅洪先等
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壬戌河

南巡撫潘墳有罪勒令致仕初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飢死
凡郡縣請賑濟者墳駁勘不發河南知府范鏊不待報開
倉賑之民播謠誦墳以是惡鏊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即加
譴責會有以陝西飢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上
切責戶部墳惶恐上疏乃歸罪於鏊以自解于是兵科都
給事中蔡經等言墳本不恤民艱鏊賑貸之速百端窘
辱及奉旨詰問乃復歸過於鏊失大臣體國之義 上然
之詔罷墳永不叙用

臣按歲荒民飢骨肉相食為并令者固當開倉賑濟而為巡撫者正當薦舉之以為守令勸迺范鏗不待報下開倉賑濟此與漢汲黯相同而漕塿乃惡之反歸罪於鏗不有蒸經之効則功罪幾于不白矣昔太祖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至于趙乾往賑荆蘄遷延時月即斬之以示戒于若鏗者正合太祖之諭而塿者又犯太祖之戒使生於洪武時必將以誅乾者誅塿矣而今止於議罷蓋亦幸哉

侯仇鸞鎮守兩廣 癸亥覆勘詹事霍韶謹天戒

疏言官以賊敗及故禁故勘平民致死者律當絞斬後人以賊罪得以贖刑而致人死者置之不問以致賊暴之吏得罪復和惟今行之不嚴故吏易犯法 上是其言詔今後官吏犯枉法賊者追賊入官仍問軍發遣不得故出以長貪風酷刑致死人命雖因公亦照例為民 乙丑南直隸巡撫孫祥報海賊百餘人泊舟常熟登岸擄掠敵殺官軍勢甚猖獗 上命巡撫按悉計勦捕 四月己巳大學士楊一清等奉旨考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廷試策為上所批獎即以為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上請 上

聖旨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果有卓異吏部奏收翰林以備擢

用中有弗稱者亦令外補 甲戌戶部侍郎王軌言 皇
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勲戚之家數千百頃占據膏腴跨連
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官之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世
之親疎而量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
如功臣田土例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占
者俱給原主自今勲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
行陳乞

臣按勲戚莊田國初自有定制無容議矣自正德年
間妄行陳乞不但八府軍民咸被其害而推之海宇
莫不皆然其被害也久矣王軌兩言曲盡事體其曰

隨其官之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世之親疎而量為
裁革則不刊之石畫也故題准查勘著為定額凡係
欽賜者照舊其餘額外侵占者盡行查出各依擬給
主召佃莊田則五服遞減勲臣止於二百頃若戚臣
五世外以今見在官品為始以今見留地數為準係
二世者分為三次遞減係三世者分為二次遞減至
五世止留一百頃為世業若正派已絕爵級已革止
留五頃給旁枝看守墳塋之人嗚呼官定則多寡均
世明則親疎別不惟勲戚無侵占之嫌而軍民未受
其惠矣勒之言其利溥哉

壬午大學士楊一清薦永嘉縣儒士葉幼學潛心典禮乞

量授館職使供史館纂述 上命授翰林待詔 丙戌大

學士楊一清言臣自登仕以來歷事我 憲宗 孝宗

武宗屢被褒封誥勅獎勵軍書頒賜書籍又蒙 皇上賜

書賜詩賜勅諭褒答御製諸箴臣廬居荒陋不足以奉玉

音謹于居室之東擇地構樓五楹將以奉藏宸翰以彰歷

朝恩遇伏乞賜以樓名 上名為寶翰 五月巡鹽御史

朱庭立言邇來欽依添刷引且而商人莫肯應者其故有

二一則昔時餘鹽先掣過而後納價今則先納價而後領

引既輸于邊又輸于運司苟非巨商必不應命一不便也

一則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納銀一兩五錢比之舊額淮南增銀四錢淮北增銀一錢五分無利有損其孰肯從二不便也今宜以添削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過納價以寬先期併征之意添中餘銀淮南減四錢淮北減一錢五分以恤目前虧折之苦庶商人得利而新法可行從之

六月戊辰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叙 上留覽

右都御史周南卒南縉雲縣人初大帽山賊留劫三省兇勢日熾朝議用重臣督勦乃以南往未幾遂破賊斬獲數千計因移兵攻桃源賊黨及汀漳山巢賊悉平之遂留撫其地南憇巡撫之設自南始卒贈太子太保 癸酉詹事

霍謫言臣奉命修大明會典將舊典翻閱天下額田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已減強半再數百年其減又何如也乞勅戶部考求原額田數備查失額田數及今日額田實數天下戶口洪武之初甫脫戰爭宜少而多弘治之時戶口蕃息宜多而少乞竅實逾年戶口原數今日戶口實數天下藩府即如山西初年惟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郡王而下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增而八十七倍矣令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日幾何天下武職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文職洪

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查今冗員日多故數難究大約
文職合武職已逾十萬矣乞勅兵部吏部備查類造內臣
監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
述乞勅禮部行司禮監備查監局員數今庸臣舞智更為
新例陰壞成憲乞酌議削黜用訂積年之繆定天下可行
之法得旨令各衙門備覈送付史館 庚辰罷兵部右侍
郎黃衷衷以督木回籍會緝事官妄言至京不行朝見吏
部查實在籍 上意不解遂罷之 七月甲辰命兩京大
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
公各舉所知 戊午温州有海賊之警有逃軍之變直隸

有侯仲金之亂禮科都給事中夏言以浙直為財賦之區
請添設都御史一員假以督軍重權使遏狂亂專設鎮守
江淮總兵官一員駐瀕江要會之所凡沿江守備倭等
官俱聽節制以弭意外之虞 上從之 庚申左都御史
陳金卒 辛酉太師定國公徐光祚卒謚榮僖 兵部言
提督都御史韓刻欺庸懋著傳播人口實與先臣王翱埒
乞照都督趙輔子孫例世襲伯爵知縣陶魯例世襲錦衣
庶答其功 上不久 八月總督兩廣林富言邇者欲廣
東採珠然去前採僅二年珠尚未生恐不可得說者謂以
命易珠今恐易以命而亦不可得疏入詔如前旨 丙子

禮科給事中陸粲劾大學士張璠桂萼言璠雖恨懷自用
執拗多私而其術猶疎為害猶淺萼外若寬迂中實陰刻
伎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宜速加誅竄
上以負君忘義朕不敢私于是令璠仍本職回家改省
以備後用萼以尚書致仕

臣按璠萼以議禮得幸正當退自謙抑從容自守以
需首輔可也乃相與協謀務欲旦夕攬權以逞雄桀
之木連䟽以攻費宏宏既去矣再肆中傷以詬揚一
清一清亦將不安其位矣然卒不能逃世廟之神
鑒也嘗言璠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又言好剛使氣則

兩朝...
公輔之量何有也。梨疏一入，即命回家致仕。未幾兩去而兩還。世廟蓋欲挫其性而使之改也。然至死不改，謂之何哉？雖然，苞苴不入，中貴戢戢，亦以才稱。我若莠者，兇憤恣暴，內忘桂華之教，外攘趙鑑之箴。而中又與憇不相能也。可與憇同論乎？

九月癸巳，上召張憇復任辦事。辛丑，光祿寺少卿史道言、大學士楊一清累疏請歸。陛下留之，不欲去正臣。所謂有通達萬變之才者也。張憇奉命回籍，陛下召之，使復來。正臣所謂力足以擔當天下之重者也。伏願陛下下天語丁寧，諭勉二臣，務忘私奉公，委身殉國，仰承千載。

非常之遇則贊輔得人矣。上覽而嘉之。已而一清劾

上疏陳謝。大學士楊一清乞致仕。刑部尚書許讚會官

議。一清晚節昧知幾之譏。衰年忘在得之戒。今其去就實

為國體所關。宜優容之。上聽致仕。令馳驛以歸。十月

癸亥朔日有食之。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以正陽之月食

於朔。而今調和燮理之任。有皇父其人者。正應之。陛下

既納陸燾之言。令張璠致仕。尋復以議禮有功。見留。眾議

洵洵。陛下弗察也。乃天變若此。可弗畏乎。上大怒。發

邊衛克軍。壬午。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乙丑。故祭酒

蔡清子推官蔡存遠進清所著易經蒙引。詔發達寧書坊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四書 卷之四 四書 卷之四 四書

刊行 十一月庚子史館儒士蔡坤上疏誦堯功召萬復
任 辛丑上以深冬無雪宜虔誠祈禱戊申躬禱雪於南
郊明日禱于社稷壇是日雨雪 上喜諭禮部擇日告謝
具儀以聞 壬子先是李鋹謚恭敏吏科都給事劉世揚
以士論不與未協于謚 上曰鋹謚既不協公議併贈官
俱革去今後務慎重國典不許濫與 丁巳 上親詣郊
壇告謝靈雪方獻夫穆孔暉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
上優詔報聞 十二月丁丑 上親定百官朝祭服畝式
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兩朝憲章錄四卷終

兩朝憲章錄卷之五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九年庚寅春正月壬辰朔 戊戌初其肅鎮巡等官
唐澤等言土魯番累年犯邊蓋恃瓦剌為外援也今因議
婚彼此有隙宜遣使齎賞遠結瓦剌以離土魯番之交總
制王瓚則以無故齎賞僥倖不可成之功自起釁端不可
為也兵部覆議以鎮巡所論固兵家用間之策而總制以
生事故釁為慮尤得中國正大之體如土魯番不來犯邊
許其照舊通貢若再侵犯即絕其貢使瓦剌叩關納款量
行犒賞如其不來不必遣使展夷情自服國體自尊 上

從之。丙午吏科都給事夏言奏查勘順天府田請改各莊田為親蠶厥公桑園令有司種桑拓以備宮中之蠶禾見舉行茲復請上以其疏示張璉璉請擇建壇制詔如議行。戊申保定巡撫錢如京言京畿地重請悉銓進士為守令不宜濫受歲貢。上曰前屢詔所司隨材任用不拘資格但有治行宜民者一體擢用蓋科貢乃國家取士正途不可偏有所重茲所議似特重進士而視歲貢太輕令人何以自奮保民之道奚由廣及宜申明前旨行。

臣按國初惟歲貢為特重後乃開科取士專重進士而歲貢輪落其於廢棄張璉為首輔則以科貢正途

宜一體取用。世廟深信而力行之。于是人知自奮。迨萬曆十七年。禮部尚書沈鯉復定教職陞遷之格。故部監間有其人。而州縣長吏多充之者。噫。生員速捷者為進士。淹留者為歲貢。豈別為一途哉。特邇來視歲貢為朽腐。而歲貢自視亦以為無復部監州縣之望。故百不得一耳。若果治行如進士。亦以進士資格授之。豈無老當益壯為朝廷任事者出乎。願皇上服世廟太輕之戒。守沈鯉陞遷之議。則老成輩出。途各得人。共起事功者。不知為誰矣。彼錢如京者。烏能知此。

戶科給事中蔡經言河南頻年災傷衛輝等府尤甚今據
按奏報輒以蠲租為急若貧難下戶田既不多賦亦無幾
但蠲以升斗之稅則枵腹垂死之際豈能全活乎必須賑
濟而後可救于流亡耳今太倉少積似難輕動而民患迫
切又不可支請動二三萬銀赴彼賑濟仍令有司積穀其
州縣五十里以上所積不足五百石三十里以上所積不
足三百石者治之以罪通行各處一體遵奉 上嘉其言
命所司議行 丙辰兵部尚書李承勛言漢文帝二年詔
開藉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
望 皇上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

未為主燕間之際見惟幄服御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
繡逞淫巧以害女紅者乎且器用車騎之類即思曰得無
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工者乎享玉食之奉即思曰得
無有因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
者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藉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
俟皆可植桑自近京邊地推而廣之申飭有司田土荒蕪
者佃人召種而寬其租稅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
牛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
則衣食足而禮讓興矣 上嘉納之命所司議行 二月

丁丑右都御史汪鏗言

皇上舉行贖典親視耕鑿為天

下先文頒示 祖約列為條目刊布天下令民于收成之

後樽節愛養勿得賤棄以備凶歉所以導民勤儉矯俗厲

世者德至渥也乞以 高皇帝大明令及禮儀定式所載

與 皇上所諭通行禁約凡官民服室器用宴會遊玩之

類但踰品式之外者有司悉以違禁罪之然法行自近始

若有踰犯而臺臣不舉者即當以不職論黜 上口近者

貪官豪民陵節犯分日習奢侈剋剝兼併職此之由令在

京巡城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檢舉不法者具罪以聞 三

月辛卯賜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大學衍義各一部

丁巳 皇太后親饗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四月丙戌南

京御史鄧文憲言過者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甯
韜未必非、陛下賞言而罪韜是獎諛而惡直也且言天
地分祀則置父母於異處郊外親蠶則是失內外之防閑
更乞斟酌裁定 上責文憲附和狂邪降邊方雜職

臣按我 祖建制參諸帝王遵而守之自足參天地
而移風俗初年倣周禮為南北既而為大祀殿以合
祀之盖亦虞帝類于上帝之意也國初無親蠶禮此
必 太祖于宮中行之斷非郊外明矣夏言果何所
見而為此紛更之議哉四壇創建北郊親蠶壞 太
祖之制糜萬姓之脂豈惟無益于事抑且得罪于祖

况行之未久輒賜報罷則鞫未為非也昔方孝孺行周官之說議者罪焉而臣亦甚不滿於夏言之議要皆生今反古不達時宜者又何取焉

五月丁未御史盧問之條陳選將練兵足食事宜大畧言今謀臣宿將屢經戰陣者多以坐事廢閒而領軍應敵乃責之少不更事之人緩急不足賴宜擇武臣老於邊務曾立戰功者酌議奏用今之兵列名冊籍類非不多然每患於不精臣聞其中有強力者多充將官私役或納辦投閒或縱使營殖有終身不經戰陣者宜申明禁例嚴法精覈今邊儲歲費億萬計而邊臣不以蓄積為急重以奸商飽

納自利客兵詭數冒支耗損尤甚宜酌量出納及時糶買
貯之要地以待徵調事下戶兵二部詔允行之 壬子戶
部覆御史熊爵奏一請申明預備倉之法令有司多積穀
以時賑濟使中下貧民得沾實惠因核有司勤惰以為黜
陟一請令撫按具奏災傷勿待報至先委官覈者輕重蠲
除存留稅糧有差勿得稽緩一請令軍民各從約省所得
穀粟不得侈張宴會靡費麵蕪犯者罪之 上從其議

詔清查內府各監局匠役 六月庚子刻大明集禮書成

上親製序文 庚辰先是陝西洮岷等處番夷若籠板
爾等族屢擁衆入犯總制王瓚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

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喇唧等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
板爾巢穴喇唧等族震懼稽首聽命斬首三百六十餘級
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器械以千百計上嘉瓊功降勅
褒獎瓊至陝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束入貢北捍
俺答經歲無烽火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
苦土魯番侵暴恐一旦瓊去夷患復作咸請撫按鎮守乞
為奏留于是甘肅巡撫唐澤巡按胡明善為言土魯番吞
蛤密經六十餘年矣先後經營諸臣持文墨者未效安攘
之績伏節鉞者未伸撻伐之威是啓戎心釀成邊禍皇
上特起王瓊而悉任之瓊殫厥心力息兵固圉故久稽夷

衆遣歸故土，新來夷使，准其入貢，其有潛入肆掠者，又奮
威武以芟刈之。牙木蘭虜之心，脅則徙置于內地，怕木羅
土巴之瓜牙，則羈縻于近邊，安神寄寓，閑廂屬番，以恤其
情，撫馭散亡山谷，屬番以聯其勢，預處曲防，各當其可。瓊
之言曰：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之，然撫之過則納侮，逆則
拒之，然拒之甚則黷兵，天下事惟是非兩端，夫苟知其為
是而必可行，又計後來之成敗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誤國
殃民者也。瓊之存心立論，若此，所以敢于任事，行人所難
此我皇上知人任舊之明效也。乞久留茲土，以慰民心。

上從之

臣按四郡留瓊之情撫按留瓊之疏豈非西北之長城乎乃人言受宸濠之賄結江彬之心黨朱寧之惡激彭澤之怒則心術奸險而外裕智術矣世宗嘗欲用之而丘九仞夏言輩劾焉即楊一清亦曰論其才誠不能及但其心術衆不肯信今觀史臣所纂存心立論毫無可議矣夫當宸濠之反倡言討之者獨瓊一人則受賄之諉固未可據而况處置土魯番條答又皆功之至大者吁功高必忌自古為然安知有功如瓊者不為人所忌乎此未可以定瓊也

詔發內府所藏金玉銅石鍾磬于神樂觀考正音律仍令

科道官各舉所知諳曉音律之人以聞 七月兵部主事
趙時春言通者災異頗仍 聖心惻隱勅群工各陳所見
柰下詔求言已涉旬月而大小臣工類以浮辭面漫君父
乃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誣緣往年靈
寶縣官以河清受賞繼以都御史汪鋤遂進甘露矣今則
副都御史徐瓚及訓導范仲斌又進瑞麥矣指揮張樞又
進嘉禾矣汪鋤楊東又進益花矣禮部又再請稱賀矣如
范仲斌之流委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鋤徐瓚楊東等叨列
憲臣宜激濁揚清進忠補缺禮部尚書李時等官居八座
職典三禮乃亦昧義徇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膺流

涕而不容已於言者也若不嚴加禁遏恐此風漸長正氣消輒大非國家之福以後敢有依託符瑞巧飾諛詞熒惑聖德者即加誅譴庶可化佞為忠矣疏入詰責之時春引咎上怒趣令具陳時春言當今之務其最大者有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納勵廉耻最急者有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上責其條奏不明以賣忠直下錦末衛

拷訊

臣按災害祥瑞不可並陳如以災異為可儆省耶則雖視祥瑞為災與可也如以祥瑞為可慶賀耶則當置災異於不聞矣世宗時大禮大獄忠魂未雪即

有祥瑞隱而弗奏則王成 君德多矣柰何儆省之
疏未見施行而慶賀之章遂投殿陛河清甘露瑞麥
嘉禾或以為竒也乃至盞花而亦進之指揮訓導或
以為卑也乃都御史而亦為之矯誣上天沮抑彌土
其害將無極矣我 太祖不許群臣奏祥瑞而一有
災異即時奏聞豈非萬世明鑒耶

戊午禮科給事中高金以沙汰生員因陳不可者有七大
畧言儲才貴預求才貴廣地方人才多寡不同附學人數
豈嫌過於增廣但當責成提學官嚴加考校以杜冒濫不
必盡行此法 上詔廣增附生員一體掄選其附學名色

不必視廩增原數量準地方人才衆寡為差丙寅御史
孫錦因榆林之荒上陳備荒事宜一言往時塞下倉廩常
盈後因積貯既多改為納價之例歲一不登食無所出常
如舊例徵收本色以備軍餉之需二言榆林道路崎嶇一
遇倉卒發銀易米則民間轉輸費且不貲宜將內帑發去
年例銀兩召商糴買其如期完納三言朝廷中鹽以為
邊計柰鹽引一開將帥等官即乘時射利至於豪右往往
占中買窩而商人不能自中者又重賂買之以致窩價日
增蕪以米價翔踊所得無幾商且遠避矣宜嚴革之四言
天下各設預備倉以儲穀至于邊方獨不講求乞發內帑

銀及所在有司贖罪銀併虜中所獲馬疋盡行變賣以爲
糴穀之費貯之各營堡而命都御史李如圭主其事詔從
之 丙午處州知府吳仲編通惠河志成進呈 上命付
史館採入會典仍令工部梓行 甲申編修廖道南上疏
言姚廣孝不宜配享 太廟禮部議當撤去 上從之移
祀于大隆興寺 九月壬辰禮科給事中高金奏 陛下
龍御之初允法祖法師國王佛子有害正道者悉從屏逐
近又諭禮官革姚廣孝之配享天下歎服以爲崇正關邪
乃今真人邵元節謨蒙殊恩以爲聖治累臣願削去真人
之號褫其紫玉之貴奪其親師贖祭之典庶乎異端斥而

西華集卷之五
九
光緒二十九年
正道崇矣。上令錦衣衛逮問所使，且令禮部議。聞李時謂撤配享者，所以正祀典而用元節者，所以為祈禳事，既不同，惟上裁之。戊辰，大學士張璠言：皇上發下聖母章聖皇太后女訓一卷，首貫以恭穆獻皇帝御製序次，以聖母自序之文為目，凡十有二，宜刊布之，以昭示中外。更乞皇上親灑宸翰，序之卷末，以垂永久。上從之。已復以孝慈皇后傳文、皇后內訓、款與女訓同頒布。璠等以二書亦款，皇上御製後跋。上諭璠曰：朕惟今世時俗大不古，若况女子至為難教，欲正其本，當自朕宮中始。凡當行事宜，會議以聞。總制三邊王瓚奏寧夏

一鎮接在浪墩臺為西北第一大事乞蚤為議處兵部尚書李承勛覆曰寧夏一鎮前以黃河為據後枕賀蘭山之險自鎮遠關以至大沙溝舊有墩臺相接以斷北虜西行之路昔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是也數十年來邊軍貧困鎮巡姑息皆以修邊為諱遂致墩臺廢棄屯堡不能自立黑山諸營遂議內徙矣屯堡徙則藩籬撤而屯田不敢耕種自此鎮城遂為北虜通行之途矣今欲保河西無虞必先固夏鎮欲固夏鎮必預修舊邊誠不易之論也請發官軍十萬于寧夏乘時修復墩堡邊牆庶乎西北之防可固得旨如議行

甲寅大學士楊一清

卒

清雲南人徙居

丹徒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成化八年進士歷官總制
三邊軍務以事忤逆瑾連獄罷歸真鑄亂詔復原職討賊
因留鎮陝瑾誅召入為戶部尚書尋入閣辦事俄而致仕
嘉靖初虜入大塞掠關隴復起陝西軍務未幾召還內閣
復致仕尋削籍至是卒 清為人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
投之艱大綽有餘裕其功烈在陝最著嘗創修花馬池邊
牆而復河套及勦逐海西遁虜皆畫有成策事多未竟曠
求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求薦入多為言者所訾已而
璉等以大禮議合力加薦外 上委以心腹一清亦盡心
贊翊一時廟謨殊有可稱時璉等柄國一清稍示裁抑其

黨極力攻之誣以賊罪一清既去復興訐獄證成其罪革職削籍一清疽發背而歿歿之前數日猶為疏自解言身被污讎死不瞑目上聞而悼之至十二年以恩詔例復其官二十七年始贈太保謚文襄

臣按一清在邊而平定北虜在朝而替襄世廟至于張永協謀以誅劉瑾縉紳之賴其覆庇者不知凡幾蓋卓哉名臣也嘗觀魏華議禮既合之時猶藉一清以為重至於一清裁抑魏華之後乃言官趨附魏華輒肆詆毀誣以賄賂至使去就不明疽憤而死今作史者以一清賊罪而加以誣之一宗庶可白於九

原矣吁一清之免未幾而臣至冊徒見朝廷寶翰之
樓則已屬之他姓彼通賄賂者顧如是其窮困之速
耶

乙卯初 上釐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
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詔鶚至
欲定元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
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
家十二律各有所說下禮部詳議議上 上曰音樂即為
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十月乙未禮部奏言宮中一應事
宜合令翰林院檄諸書閔女教者撰為詩必明白易曉凡

內訓女訓每月撰成直解各三章仍引經傳及高皇后傳內事實引證每章不過百餘字以便女官記誦初六日皇后率妃夫人詣聖母前聽講十六日二十七日皇后率妃夫人於坤寧宮中進講一古禮絃歌周南召南之詩不用鍾磬乃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宜令宮中女官將二南之詩被之管絃以備宮中宴樂斥去一應俗樂其於閭德宮儀尤有裨益壬辰太學士相華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上推行之康行之宮中者三事行之天下者三事下部議以華所陳教之儀諸母之撰于師之慎所以為天下根本之慮為聖

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
官闈以為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替之教媒氏之正又所
以推其教于天下者但恐聚女子而教于一家或有群
居之憂宜崇陰教以敦女習其瞽矇之人不許記誦淫詞
以簧鼓人心止許記誦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婚
姻遵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

臣按成周盛時外有朝會燕饗則用鹿鳴魚麗之章
內有房中燕饗則咏周南召南之詩其所歌者非周
行德音則勤儉孝敬故使人聞之內消逸志而興起
善心降是而後則教坊承應闌然歡笑而閨闈所聞

未有歌及古風者。我世宗嘗冲與之會，追復古典。故元年李錫謂常復令演習，須有開國禮者方許承。應禁令嬉戲，至是禮部內閣又欲講女訓等事，訟歌以奏。二南屏去淫辭艷曲，男教婦順各歸于正。其有閑風教者不淺矣。

辛未致仕兵部尚書伍文定卒。初文定忤逆瑾，已陞成都府同知，追還詔獄為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後平桃源賊有功，都御史陶琰以異材薦于朝，陞河南府知府。時江西吉安府多盜，復調吉安，至即擒未晝巨盜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平捕固賊二千餘人。復渠魁謝志山等，肅清詎稱。

奉太后密旨移檄遠近人心惶惑文定曰此賊也即同王守仁倡義討之與濂師戰至為矢石所中炮火燎其鬚不為動已而遂擒濂陞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屬雲南有安鳳之亂命提督川貴未入境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請勦之四川巡按戴金力言其非上降旨罷兵文定遂請乞休許之至是卒文定孤忠自許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而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惜云

臣按宸濠之平孫許厲其節王伍大其勲而中其機宜奮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其鬚而不驚以故保全睢陽與勘鋤寧

賊者曠世一例至于桃源等寇屢伐而屢平安鳳等
亂聞風而即解彼若部不靖勦之宜矣而戴金非之
毋乃不知文定乎卒使罷兵乞休謂之何哉噫古來
忠臣烈士不能依媵腆忍苟身能為國建功志已畢
矣若文定者又何憾焉

甲申總制三邊王瓊奏先年議花馬池定邊營相接地方
宜挑挖塹塹防獲益池以通鹽利今已修完六十餘里若
花馬池西北至橫城堡通計一百六十里盡為桃窰廣邊
無空隙之處上從之十一月戊午上躬視園丘

辛丑初大學士張翥奏言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未有能

正今宜稱先聖先師而不稱王宜稱廟而不稱殿宜用木
主而撤土像遠豆用十樂用六佾叔梁紇宜別廟以祀用
三氏配公侯伯之號宜削只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
伯寮等宜罷祀林放遠瑗等宜祀于鄉后蒼王通歐陽修
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禮部會議御史蔡賈等辨其
非訛謂賈等妄言 上褫職為民凡勅所議俱准行

臣按孔子為萬世宗師而文廟乃百王憲典誠不容
不覆正也唐宋以來乖繆甚矣而彌罔此議安亦述
前人之成議耳記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
師又曰祀先賢于西學夫曰聖曰師曰賢蓋尊之也

生平未嘗為王侯而歿後加之以封號毋乃非其分乎。洪武時大學中宋訥碑文有百年處謂之語而像不土繪祀以木主固已正矣。至弘治戊申德敷政言顏魯子思配享于上而父在兩廡非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程珦朱松從祀至於去申黨公伯寮而祀林放蘧瑗於鄉此皆成議而未見諸施行者至是恐乃合其議而上之。世廟大悅。事繆始去名正言順無復他託其昭代之鉅典乎。

已酉冬至 上祀天於南郊。選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

成禮是日詔天下列款皆上所親定十二月甲子蠟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懋乙酉易先聖孔子神位用木主奉安于文廟宸濠之叛江西左叅議黃宏主事馬思聰死焉上即位令配享旌忠祠後革之至是仍覆二臣死節狀請復之于是以訢遠慷慨面拆受禍甚慘精忠大節鮮有比倫孫燧與之同死蓋未有二請遠左燧右而以宏與思聰配焉上加遠禮部尚書後十年更定燧左遠右如初制云

嘉靖十年辛卯春正月丙戌朔庚寅先以南郊禮成詔吏禮二部考求祖宗朝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體

求人材以備任使于是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
以前故事令天下有司訪求懷才抱德經明行修為鄉評
所重伏在巖穴者撫按兩司官覈實送部量行擢用徇私
濫舉者罰舉人歲貢才德出衆屢行薦剡者一體擢用京
堂方面得旨以祖宗朝三途並用取之至廣迨來專務科
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詞不修實行黨國害
民者在在有之今後三途並行必求得人以稱朕用賢澤
民之意

臣按三途並用此祖宗良法然必任使得宜斯人樂
為用而事功茂起如孝廉賢良德厚材高上品也召

以聘幣而使贊襄廊廟掌握風化必大有補苴兩漢
蓋有成驗而因切實重此途則薦舉誠所當復若
至于舉貢進士夫豈相懸時至則為進士時不至則
為舉貢耳乃近來視進士為太重舉貢為太輕則彼
掄落之士安所舍歸乎則雖以京堂方面畀之未為
過也雖然豈獨舉貢當然苟吏員有若趙廣漢尹翁
歸張敞王尊若此俠有若曹丘馮讎劇孟朱克融者
亦禮而用之必將轉刀筆而循良反雄桀而搏搯又
何遺才之有昔二楊薦况鍾為蘄州守而士民帖服
非吏員耶富弼為京東厚招狂謀之士非遊俠耶

御得其道則徂諫咸作使而況上而薦舉又次而舉
貢安在其不可也 世宗命有司舉之該部用之真

有意以廣求賢而與祖宗一轍矣奈終不能盡復也

辛卯行祈穀禮于大祀殿以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

帝配 壬辰先是 上問禘洽之禮禮部議曰我 太祖

高皇帝四時享祭歷于 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 成祖

文皇帝而下同堂而祭每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

王功臣分為臣子坐于堂上而天子跪拜于下皆于禮不

合於情未安茲必正南面之位以尊 太祖孟春行特享

之禮以尊 列聖季冬舉大洽之禮以合祀祧廟之主移

親王功臣配食于兩廡以別尊卑情順理安真可以補舊制之未備垂萬年以常行矣

臣按五年一舉謂之禘禘者王者之大祭朱子謂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如虞夏禘皇帝殷周禘帝嚳是也王者初有天下祭可及遠故於始祖之外又推始祖之所自出我明天下始于太祖則太祖為創業之始祖矣若太祖禘祭又當以上古之始祖為始祖臣以為德祖非上古之始祖也慶道南之議可採也夫太祖為顓頊之後則禘祭宜用顓頊矣至禘則有歲禘有大禘歲禘歲一行之

大拾則三年一舉當以 太祖為始祖以統七廟之
主合群廟之主而俱升焉大禘當以德祖為始祖而
以顯頊為始祖所自出之帝如此則拾與禘各有統
主矣臣故竊其近似者以俟 聖明考焉

二月戊午 上諭考選歲貢入監務遵監規申廣業堂漸
陞率性堂然後積分出身果有才學超越奏聞擢用
千大學士張璉以名有嫌于御諱請改之 上賜名曰
敬字曰懋恭又書字敬懋恭四大字以賜 乙酉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胡世寧卒世寧仁和縣人歷官江西按察司
副使時劇瀆有逆謀要結權幸中外側目莫敢言者世寧

慷慨上書悉發其奸狀逮詔獄幾死謫戍瀋陽濠誅起為
四川巡撫未幾召入為吏部侍郎後以疾乞南京為兵部
尚書引疾而去後召不起至是端坐而逝世寧為人風采
峻整負經濟遠猷貞諒自持有羔羊之節初橫犯逆藩幾
陷不測海內士想見其風采嘉靖初既典大政侃侃持論
多所建白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若建開
留都新河及閉關以棄哈密二議足稱謀國石畫卒贈少
保謚端敏 三月戊子賜大學士張孚敬以 獻皇帝御
書榮恩堂字 上識其端曰 皇考手澤又賜銀印篆刻
孚敬字勅諭曰日前聞卿自為堂房名曰榮恩夫所謂榮

得君恩也朕思 皇考嘗手書斯三字朕恭裝軸併銀印
一枚以賜見吾君臣相慶之意 初製耕禮成禮計給事
中王璣言耕藉實務有四一供深感二知稼穡艱艱三慎
錫財用四率公御百官皆重農以風示天下使知務本
上是其言 己丑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使
中官操舟從之入見于舊仁壽宮賜二臣酒飯後賜以珍
餌出 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藝壇位賦手授孚敬因命賡
和以寓儆戒之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味和銀後諭張
孚敬曰卿之于朕無異周公爰成玉首以孝訓朕他時餘
事耳昨見退遜太過輔導大臣與諸臣不同故曰導之教

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以後鄉有入奏面來計處俾朕性有定方可廣接他人以別賢否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李承勛卒 上深為悼惜詔賜其家白金四十兩綵段四

表裏米五石又自為文遣禮部左侍郎嚴嵩祭之贈少保

謚康惠承勛嘉魚人沉毅果斷有經濟大畧在江西勦除

華林山賊功第一其巡撫遼東當喪敗之餘拊循瘡痍措

畫戰守東土以寧 上信任輔臣之外獨以大議咨承勛

及胡世寧數人承勛亦孜孜為國知無不為甚稱 上意

辛卯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函書一顆曰忠敏安慎 已

未始定西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辛丑 上諭吏部

曰爾等既知要在得人柰何迺踵舊弊發身進士者不必循良槩得行取選用科道部屬舉人或間一與之監生全無使人何由自效往時教詔相兼擢用竟不遵行今後有賢能立心為國者一體選科道部屬著為令

臣按三途並用聖諭已五甲矣而終不見之施行况臣下之奏疏奚忒乎視之如故紙也合無于舉監賢能者選其一二以入吏部與進士等庶此法其少變乎不然徒用進士不過一文辭耳而况文辭未必工也願皇上廣世宗之意焉

壬寅建歷代帝王廟 四月甲子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庚辰兵部火延燒工部公版文卷悉燬

五月甲申右都

御史汪鏐劾奏浙江巡撫李佶刻刑苛察失憲臣體詔下

南直隸巡撫提問鏐又言南京戶部尚書造貢嗜酒曠職

月視事無三日夫南京戶部錢糧出入視他署最煩而公

牘委質守候留難今而妨政病民亦已甚矣且習俗之壞

倡自一人以若所為誠恐因而嚮風為害不淺 上以其

言為然詔罰致仕 丙子 上親禱雨于殿陛 六月甲

寅先是今天下有司積穀備荒視所積多寡以為殿最至

是應天巡撫毛思義言應天府尹江曉等所積未敷溢於

原數蘓松常鎮等知府聶豹不有限宜有甄別得旨

體國為民是宜旌舉烈等各守饒郡反不及救行政守已
可知其參究以聞仍通行天下撫按官查考造冊送部以
憑朝覲陝勿事姑息 丁巳起秦金為南京戶部尚書

壬戌陝西巡按陳世輔題稱足食強兵莫善於屯田而
濠墜烽候堡寨天屯田之要務也本鎮沿邊一帶宜行鎮
巡官督同守巡將官徧歷邊地一閱視墩堡城墜宜修宜
浚者仍置立冊擬定工程如筭月日以時興舉堡寨既
脩徐議耕種量其土宜設立大小屯堡百人以上為大屯
立屯長屯副五十人以上為小屯止立屯長令其督責耕
種有缺種者官為借給秋成還官照舊納糧不係納糧之

地候三年後起科。近堡設立小教場，暇則督屯丁習射。其中仍築墩瞭望，遇警舉火，收斂人畜。及將近日，京運廩甲酌量分給，仍奏討京運銀兩數萬兩，解赴巡撫衙門，委官買馬分給各堡，令其輪流餵養。專備追賊，宜將前項工程約以年限，以三年為率。不及一分者，量行罰治。不及二分者，定擬往俸。全無修舉者，乞請別議。其有留心報完者，以禮犒賞。庶邊備可修而虜患足禦。詔准行。

臣按屯田之議古未聞也。自趙克國擊先零，罷騎兵以屯田廣畜積，省大費。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七耕百畝。

就高為堡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
此皆行之沿邊得其利者不惟外可以禦寇而內亦
可以省費法莫有善焉者我太祖以兵餉日取諸
民恐其不給乃命王簡等鎮守屯田訓練又命遼左
之地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嘗以趙充國分屯
九郡而單于引去為言故于東西五百里隨其下
立法分屯至於沐英奏雲南宜置屯田准其介
歲輸之粟可謂專且至矣况成祖都幽燕
建閫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取外以
所已行者乎今當國家承平之日傲

重華之謀，開鑿溝壑，設立亭障，為烽候，以瞭望之。出遊騎以巡哨，則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自然可以省輪輓而禦侵侮矣。臣觀陳世輔有大屯小屯之立，有屯長屯副之設，設教場以習射，給馬死以追賊，詳悉而有條，理稽攷而有法，則宜世宗之准行也。然卒不見有成效，何耶？

癸亥，雷擊午門角樓，飛卷并西華門城樓西北角柱。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於殿陛。初，晉江縣巡檢張隆為海賊劫殺，捕之未獲。會漳州民陳大淵等二十六人以質米至舟中，有防盜器械，為捕盜者所誣，獄成淹禁。元六人及

莆田縣民彭仰等誣奸人命福建按察副使謝汝儀
得其實俱出之巡按虞守愚言汝儀慎重刑獄宜加超擢
上嘉汝儀辦理冤獄詔吏部擢用妄掣人役及原問官
下所司逮治 乙丑先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
宜配享襲卦與徐達並部議以贊畫帷幄竒謀恢復中原
大計基實為多 太祖嘗召諭再三許以世襲冊書之誓
俱存鐵券載在國史伏願今日興亡繼絕 上允其議併
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 乙巳彗星
見於東井 少保大學士謝遷卒訃聞 上為輟朝賜祭
九壇遣官營葬贈太傅謚文正遺餘姚人學識純正有大

臣風節弘治間與劉健李東陽同心輔政一時稱為賢相
七月直隸巡按胡體乾言浙西諸水蘇松最居下流即禹
貢三江入海故跡但今婁江吳淞江已失故道言者以為
欲治水利宜開二江二江通則三江入海之故跡可復矣
至若蘇州一府以千里之地納諸路之水東通大海北通
長江其洩水也有川今者潮汐迅疾衝蕩沙泥而昔之開
者已淤其容水也有區今者菱蘆叢蔚澱淀灰土而昔之
深者已淺故水無所滯洩氾濫為患今欲疏治之其策有
六一日開洩水之川二日浚容水之湖三日殺上流之勢
四日決下流之壑五日挑潮漲之沙六日立治田之規

須專設督理之官。如今之右通政何棟、副使陳文淑、昔治
水吳中才稱幹濟，宜當擢任。詔可。乙卯，行人司正薛侃
上言：親王在京司香疏。上怒，逮問。追及主使者侃與太
常卿彭澤詹事夏言同年。是時言素以事忤張孚敬，澤以
議禮故結驩張孚敬。謀所以傾言者，至是侃備受拷掠，言
已所自為。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張少傅趣我
上者，與言何與？上釋言，出乎敬。二密疏以示群臣，斥其
悞罔，着致仕。去澤遣戍，侃納贖為民。己巳，國子監建啓
聖祠，四配則先賢顏無繇氏、曾點氏、孟孫氏、孔鯉氏。從祀
先儒則程珦氏、朱松氏、蔡沈氏。乙亥，郊土成，并神農二

壇神倉工成 八月辛丑改安陸州為承天府附郭縣為
鍾祥縣割荊門州當陽潛江二縣及沔陽州景陵縣附之
甲戌陝西總制王瓊以甘露降於固原採取以獻因言陝
西天旱民飢流徙者衆願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
為災而恤下民亟請廷臣大施賑恤以上應天眷茂膺景
福 上令戶部多方詳議賜瓊等金幣

臣按奏甘露則近于諛奏民飢則近于忠瓊於甘露
之中而寓民飢之意使世廟欣之而議賑是或納
約自牖之說也故臣尚有取焉

少保大學士桂萼卒贈太傅謚文襄薊安仁縣人志遠才

疎不適于用與張平汝先密比末年二人亦遂相失至是有遺表謝恩上覽而悲之丁未上御幽風亭召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諭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等對曰皇上務農重本自是以風勵天下觀獲畢復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時曰皇上真知稼穡之艱難上命賜諸臣宴宴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九月癸

乃修撰姚棻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部議以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善之意宜遵舊制廟祀如故上從部議 庚申帝王廟工成 丙寅以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己巳 上幸西苑仁壽宮召翟鑾李時汧鏹夏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飢荒已遣戶部侍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所處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用龍 上復召諸臣言曰吏部事重龍去一侍郎豈能勝任卿等可從公推舉朕欲用王時中為刑部王憲為兵部取王瓊為吏部就令龍代瓊總制鑾等對曰 聖見兄當令龍亟赴任 十月癸未初建欽天閣以覆欽天

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

甲申詔罷改遷陵寢之

議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誦

丁酉

晉王知焯性至孝事嫡母郝妃及生母彭氏甚謹母妃薨

號痛幾絕執喪盡禮有素芝產于寢宮白鶴盤旋祭所人

以為孝感所致十一月癸亥盱眙縣何雄有二女長年

十七次年十二歲飢雄欲以二女為人婢妾又欲出歸樂

戶為娼二女泣不從以死自誓雄強之二女夜潛出以鼻

相繫于手俱投水死事聞詔立祠賜額雙貞戊辰南京

戶部尚書秦金䟽陳便民六事一言浦口宜改設草場收

放二言馮草細草宜召商上納庶解戶不至守候扣除無

復侵尅三言水允宜用磚砌築固基以便貯積省鋪墊之
費四言織染局用絲宜委官於產絲之地照值收買毋專
累鋪戶五言湖廣額辦棉花等項宜令折價毋徵本色至
于陳朽無用六言湖州額解白綿三千兩給神樂觀樂舞
生亦宜折色從之 丁丑遣行人周文燭齎勅召大學士
張孚敬令亟乘傳復任辦事 十二月御史喻希禮以
皇上祈嗣瑞雪遂降而議禮議獄得罪諸臣未蒙原宥乞
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並耀矣御史石
金亦乞重頒卹典 上以加罪諸臣致延遲嗣命所司者
問夏言救之 上令嚴刑鞠治併言等具以狀對 辛卯

禮部覆都御史史道本言

祖宗令甲歲貢必食糧年深

者近欲痛加沙汰大非舊意乞遵舊制正副各一人選考

不必增四五人以滋奔競上從之且令頒示天下不得

紛更奏擾壬辰虜犯應州大同鎮巡諸臣報斬虜二十

餘級事下巡按查報兵部言虜所殘破者數十處得不償

失請官會勘已而兵科給事中張潤身言群虜侵掠時有

溺死者有情歸者有因失印願獻賊首以自贖者有棄兵

馬而泣哀乞降者乘此勦集當得萬全乃守備曹勛殺降

虜於應州彭模瀆江逗遛不進所獲首級多殺降者以覲

塞責若復令巡按同勘必不自相矛盾當別差御史以往

上是之。辛丑御史楊宜言：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過刻，少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浼不容。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為田野之傭。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增制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乞明詔所司，加意作養，毋以黜退為功。上從之。